

乾隆元和縣志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

虎邱雲巖寺記

宋王隨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爲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部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居風俗於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煙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利相望虎邱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

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頽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塋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游海右自滬濱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爲虎邱焉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濶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

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  
唐祖廟諱更爲武邱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  
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  
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卽晉王氏伯仲珣捨別  
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  
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嶽  
牧貳卿魏公岸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  
美招提寶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  
深中廻巖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愁怕山移去日

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  
層軒翼飛上山雲霞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  
寮宇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坼垂組影纒  
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安息凡所謂浙  
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  
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  
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於雲鸞  
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歎輒成章於在斐教頭陀  
之碑聊寓言於髣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

月二十八日撰

王長洲祠堂記

先建虎邱後  
建縣治之東

黃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古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天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未嘗不欲行其道乘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當然及乎立人朝則委身致主死生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爲也後世徒見古人功名鼎盛以爲是出於偶然不知胸中涵養早正素定非

一朝夕而紀旂常并簡者特其粗也內翰王公元之  
自爲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  
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至追配以漢唐  
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能言之若夫服勤  
小官孜孜民事言諫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  
或不得而記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權  
酒之弊懼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浴厚教化抑兼并  
哀流亡形諸議論垂詔後來者大率皆有深旨非函  
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沒二

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微。今德  
鄉賴川曾侯慎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并鑲歐  
陽蘇黃三公詩贊於石嘗屬予序其大槩矣。蓋曾侯  
之去十有七年天台黃君宜實來拜公遺像而不止歎  
祠事之禮猶缺乃闢縣治之東建堂而奠焉而求文  
以爲記竊謂人之出治莫難於始終一節昔王文公  
介甫宰鄞有聲利興害除民甚便之其後坐廟堂臨  
大政乃用其所以治鄞者治天下學術不正喜同惡  
異爲相聲名減於爲邑公則不然自令滿召試再陟



諫坡三登掖垣而晚入翰苑危言讜論裁抑冗費禁  
戢游惰緩刑薄賦修德厚本一一爲上言之而愛民  
之意前後一轍咸平以來卒爲名臣然則由百里之  
政充而至於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哉長洲爲今壯  
縣令宰名德前後相望有同是有聞而登宰輔者豈  
公流風在人於今未衰耶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  
苟爲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暇葺治而  
獨於此焉惓惓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書之慶

六年黃由記

社壇記

孫應時

古之制祀以社次郊郊尊而社親尊故天子尊之親  
故達於庶人非土不國非穀不食故有社斯有稷勾  
龍於土棄於穀厥有大造開濟萬世故以爲醜春秋  
祈報之外救災出火師田行役獻功戮罪君臣上下  
日相與聽命於社禮樂刑政於是焉出故曰明乎其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世衰王制壞古義隱妖妄百  
出而祠廟蠲興褻天蠹民幻爲邪說日甚月滋上之  
人不以禁又從臾之天下郡縣雖通祀社稷世守不

廢以爲三代之舊章獨其制度之形似儀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歲再祀民不與觀也民於社日或各從其俚俗歌舞迎享醉飽相樂不知其何人且何禮也水旱禳祈奔走如織於社饗闕如也嗚呼知古者得無歎息於斯乎今令甲守令下車必視社稷飭壇墠而遵用或寡且澆曰小祀祀亦不親其事至若倚郭之縣自爲社於閭閻偏仄之間往往滅裂最甚長洲縣之社在吳郡城內當縣治西南四十九步荒毀有年慶元九年四月知縣事天台黃侯宜一治新之

壇宇中度門垣觀深途巷觸關身率察吏時祀必謹  
黃侯儒者爲縣如古循吏多善政可誦此其細事若  
不待書雖然愛禮者存羊因今之制存古之意君子  
重之縣實小侯承天子之命司社與民固未有忽畧  
社稷而能父母其民者也然則凡黃侯之善政乃自  
社稷壇始予是以記之因詔來者知所繼焉六年八  
月記

新建和靖尹先生祠記

黃 幹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邱西庵榜曰三畏齋所

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寫卽上方也去之七十有  
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希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焞始  
度庵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  
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一師伊川程子舉閣策士議誅  
元祐黨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  
詔哀爲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蘇黨長  
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  
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覲  
除祕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選輒力

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  
祠卽所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爲歸也後二年  
竟沒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寓於世如此蓋嘗考先  
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  
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所見者經韓進講門人記錄  
耳唯卽其所寓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  
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  
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  
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

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禮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轆轤萬變日陳乎前而心白若也程子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奈之深矣頴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若毛髮許弃其所守者可愛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媿有志於道者亦可以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

逸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念之於身而得先  
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黃幹記

景文堂記

趙與鑒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其有學也亦宜  
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  
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俯嘗爲文  
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爲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攷意  
者強室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  
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縣事宋



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於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爲尹肅公請蓋趨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勲與法從諸公共荐於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列詞於郡趨開試乃卽遊縣廢院爲講習之所師友畧粗月試旬課戶屢群集於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爲學捐俸餘與束修之入葺而新之簽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有爭沒官出爲擬充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像設崇講座費舍翼如於佩簾如始無負天朝建

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景文丐文於守守屬  
與鑿爲之記然則朱君之意其惟范希文之是景乎  
與鑿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勲鉅節掀揭  
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  
間利病凡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而偉之及考其平  
生所爲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學爲先務慶歷中開天  
章闕召問輔臣爲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摛  
章演義云乎哉吳爲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

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於文正乎景其誰  
景耶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  
創之艱難蓋知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記

長洲縣學記

俞 揆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爲縣詎  
可缺數按吳郡誌唐置長洲縣距今三百餘年而學  
不建豈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未之聞歟景定壬  
戌詔縣增立學用丕儒教宋君楚材實在此遷至之  
乃歎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庶士無廢師倚席不講

惕然以懼鄉黨劉公震孫列其行於郡卽近縣廢寺  
爲肄習之所士不間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  
考德問業於此可觀宋君又懼無以繼乃哀俸餘與  
束脩之人請於郡因寺建學以惠悠久太守陳公均  
親來相度指前一塔轟如文筆顧而揖曰殆天相歟  
於是徙佛像於他所宋君遂與諸公經之營之斲者  
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由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  
庖湍靡不具備起於乙丑春成於丙寅夏民有爭田  
不決前守撥充養士具上於朝會召入季公鏞來守

是邦悉以歸之而士有所養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  
屬予記之辭不敏請益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吃緊  
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人之  
所以靈於萬物者以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  
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  
之而不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  
知敬其兄是之爲本心物交物引而去之此心放矣  
從耳之欲而教嬖哇從目之欲而悅紛華從口之欲  
而飫肥甘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亦莫不然若放

而不求流而忘返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息未嘗  
未嘗泯滅反而求之心在也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一息而游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盜跖之淵聖狂  
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豈候於形著哉有所  
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之  
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謂  
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稿木付此心無所用哉自  
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

遷是非而推禮與智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此君子所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矧今撤繡廡而敝儒宮立師道而新上習同堂合席相與講明當何如哉殆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體終而充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爲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記

建滅渡橋記

元張元亨

吳城東南有塘接吳江達臨安孔道也由赤門涉距門水道間之非淺不行舟人橫暴侵凌旅客風晨

雨昏或顛越取貨崑山僧敬修幾遭其厄懂得免走  
請公廷法治之既思創建石梁利濟永久借里人陳  
珍張光福徧額糶城誠以感物公以服衆敏以集事  
期月金錢彙萃爰興工作始大德二年十月訖工四  
年三月橋成長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廣視高  
之半有加工萬六千有奇費三千有奇南北往來踴  
躍稱慶名滅渡志平橫暴也杜梁王政之一成於空  
桑氏教有位者惡焉因士民請誌其緣起刻於石以  
待後之修復者大德四年平江路長洲縣知縣張元



亭記

長洲縣學記

陳旅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民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地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爲足尚哉宋世立學事者常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爲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旣一六合乃興起學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圖氏不可久假遂卽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

年縣徙鹿郡治十年移驛於構縣治故址寧蓋舊驛  
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六無所於休不足謂國家  
右文之盛心郡人自德原顧而歎曰長洲爲吳正邑  
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  
其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  
席先世貲產足以供公土之賦而具衣食于吾私  
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公聞而喜  
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之成於是筮吉日除故  
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黃庭穹門翼以遠

廡後爲兩齋爲堂爲庖廡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  
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攻作堅饒浙右邑棧蓋  
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爲先聖四侑十哲之  
像而繪羣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堂元  
再元之三年三月經始明年十月告成觀者咨嗟謂  
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爲是  
者乎德原又以爲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  
爲是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千畝爲學田以實之五年  
以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士來講

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學設於此得無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欲自局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游通都名城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爲郡當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善俗况多士哉子昔邑之秀民也能益美其身以歸表

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蒸我髦  
上吾將見長洲之士然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爲  
記德原字靜遠篤慎闔敏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  
襮今爲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爲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  
利使得其養於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  
州濟農倉所謂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  
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爲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

豈獨地之賦哉要皆以農力致之者賦既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弊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追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有假貸以爲生卒至於顛產屋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爲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爲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况侯自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勿克就七年秋蘇

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  
官鈔平糶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  
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思協謀而力行之蘇州  
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倉蓋  
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爲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  
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飢民四十餘萬戶  
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贖田里多餓殍  
者周公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  
皆厚取於民而不卽輸之官漕負者累歲公欲

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為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川六斗致一石公口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請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况侯以為善力贊其決請於朝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積貯之贏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民饑且糧



之遠運有失及欠負者亦於此取借賠納秋成止如  
數還官若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  
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  
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  
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  
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冊籍司其出納每以  
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歛則必於冬而足凡  
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  
神祠以儆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焉宣德九年江

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  
皆大喜相率詣候請曰朝廷矜念我民簡左右大  
臣以撫我日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  
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於衣食迫於  
負債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  
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贊相之力也今  
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  
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  
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况毅然之屬前史官

郡人張洪疏其始本因醫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  
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  
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高皇帝常出楮幣屬天下者  
老俾積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志也歷歲浸久其  
弊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知問而豪右兼併  
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  
蘇州哉今蘇人得我周公以沈毅閑達之資推行天  
子恤民之仁况侯以圖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  
實惠而民免於餓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

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辜而是人之賢不肖  
治行之能否亦由此可考焉

重建寶帶橋記

陳 循

蘇州府城之東南半舍古運河之西有橋曰寶帶接  
運河自漢武帝時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亘虞澤東  
徧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  
巨隄障之以爲挽舟之路實今爲郡之要道也然河  
之支流斷隄而人吳松江以達於海者隄不可遏橋  
所爲建也仲舒嘗所束寶帶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

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致傾圮無遺有司架木以濟行  
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周公恂如以工部  
右侍郎巡撫茲地覩之興慨乃與知府朱勝謀曰是  
役工費浩繁不可輕舉乃戒有司豫備工材之用又  
四年爲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旻吳縣知  
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咸具而俾耆民李禎等董其  
工橋長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  
之三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千六百丈木四萬  
一千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觔鉄一萬四百

斛米二千六百石橋旣成咸贊頌曰此周公與先侯  
經畫之得宜縣大夫奉命雜督之有方其惠甚大不  
可無記會錫以考績至京師來求爲大夫爲政之道  
在於惠民惠民之事苟有所當爲雖聖賢亦未嘗嫌  
於勞而不爲孔子言政之美而曰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謂事之有關於王政雖費且  
勞亦不爲過而况於不勞者乎况於惠而不費者乎  
諸公之爲惠於是邦而能勉聖賢之所不嫌其超出

於衆人之從政也遠矣斯橋之建舟楫得往來之安  
行旅無徒涉之患商賈無盜賊之虞郡邑省屢葺之  
苦其於惠也孰大焉予故嘉之而爲記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  
交南還縣者老浦嗣昌迓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  
南十里許有土巋然起若覆笠而枕于運河之陽舊  
有石梁跨其上廢凡四十餘年有司憚工鉅而費殷  
爲木爲梁旣高且危每風雨晨夕間商旅提攜樵

蘇負荷而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公巡撫東吳叢務旣飭大慰人望爰命邵守黃岩林侯曰夫尹山爲民涉之病盍易木以石乎捐俸以倡之橋不踰年而底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丈二尺而廣視其高三分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九百有奇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滅渡寶帶二橋正統初大司空廬陵周公嘗命邵守况侯成之尹山雖同時吳城之南獨遺之而未舉豈非有待二君子乎噫橋聿成於久廢之餘功甚難也劉



公能廓先輩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願為文誌之以為頌子曰事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產春秋惠人也捐所乘輿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讓之蓋謂政有大於此者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於治蜀而橋梁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於病涉矣何必市惠以徼民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蘇人歌頌論于鄩輿人之頌推是德于人人當不止于治吳

也系以詩曰尹山有橋界于吳域言既云墮木貽其  
賊都憲治吳大施厥德命彼郡侯俾復以石道者思  
焉有永其無斁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艮隅剝于前元至正中成化壬辰五月  
巡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  
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鄱陽邱侯霽始至展謁廟行  
學碩瞻庭宇歟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曰是我輩  
責也將撤而新之侯任其事持以告巡撫右副都御

史古汴畢公亭因出公帑羨餘金爲相邑令余金視  
職爲親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委命之嚴守敦厥役費  
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葺工和會始工于是年  
八月迄工于明年五月左廟右學式如恒度玉屋四  
柱兩序拱向榮戟門列楹星外闕廟之規也講肄有  
堂合食有所庖廩對峙燕私區別學之制也輪奐葺  
翼丹青黜堊稱所宜有罔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  
屬長貳師生釋菜禮容恪恭氣象彌新黃白之叟衣  
冠之彥環望咨嗟知所感奮于是教諭陳裕與諸講

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興作請邱侯記之侯惟  
不伐是崇遜出爲謹能示不能問道者手書彙幅  
教勸生員曰天衢王泰遠屬時正作記自換舊種老  
益繁蕪敢請固辭二生曰此太守之意亦泰等師生  
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于天而委重于聖人  
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有堯舜禹湯文武  
斯道行于天下臣焉有皐契伊傅周召斯道行於其  
君運際亨嘉洽隆熙治不可尙矣吾夫子生於周末  
適丁衰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可皐

契伊傳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一日  
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剛述  
傳弟子以詔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察人之極  
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以功云賢于堯舜恩云同  
乎罔極學以宗之萬世無違廟以祀之天下靡間惟  
蕩蕩巍巍固不以廟學而加隆汚然而由學尊廟恒  
兆乎顯之化因廟表學式著毓才之重化理攸繫不  
亦大哉因計茲學多歷年所衣衾分符幾何人也閱  
歲月之如流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諸君子于

視政之初志惟本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下期月而  
有成固知風化急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有徵矣惟  
茲髦士有聖賢爲之依歸有師友資其講習有箴有  
言得以優游厭飫下詩書禮樂之域者可不不知所自  
而自勉哉我國家列聖相承道德致禮動必我夫子  
之道是準而必有夫子遺經是稽異端他道不得雜  
之亦既邁越前代以還虞周雍熙泰和之盛矣其所  
以建千萬年不拔之丕基而有以資夫股肱耳目左  
右後先者正有望於後賢也維茲髦士幸際昌期窮

經致用惟患無之弗患有之而弗庸維患不能行知而不能行于窮經也奚爲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辭之必以其實也語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知藝之當後于實踐也無徒富口耳美文華而亡實行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敦以無負國家作養之盛諸君子重道典賢之至意惟藩維翰爲柱爲石庶幾臬契諸臣事業堯舜君民尚在諸髦士之自勉也若夫諸駿奔執事姓名工費材具數目則并載之其陰

捐義田記

華岳捐田在晉德鄉二十三都九箇

吳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天下雖堯舜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居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責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敏忘其勤是皆有祀



焉以報之而况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棗盛於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制田以特供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狹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馨香弗聞肥腓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岳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爲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

郡城彼有田以充日用釋菜之費緊此獨無甚爲缺  
典願割常稔田二十畝籍於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  
充之於時教諭四明陳君訓導章浦趙君會稽朱君  
咸嘉其意爲自於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公曰此義  
士也遂移於郡邑俾籍其田如曲之願旣又曰歲月  
漸久田將不至於廢乎是宜刻石以示後人會郡守  
鄱陽邱侯去任不果未幾蠡吾劉侯以監察御史來  
代而陽曲趙侯亦以進士出爲邑令相與奉行惟謹  
於是陳君等以書來京師屬余記之嗟夫夫子之道

如天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沾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修不足以彰其功德蓋雖欲報之有不可得而報者而苗復爲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而已則其爲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以觀况有若苗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苗字維瞻本常之無錫人爲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勤約謹厚鄉人以爲賢

云

沙河隄記

吳寬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濇曰五湖  
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其區卽太湖也又在今吳  
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迹然水所潴輒數千  
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卽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  
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旣曰具區不應復言五湖是必  
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旣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  
塍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

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劫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於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宏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勅求督水利始白於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

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  
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  
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  
以爲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  
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出  
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  
乎至是巡撫爲左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  
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  
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工之

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為者孟子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卽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

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溥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瑋知縣劉珂鄜璠縣丞竇允主簿喻秉則勢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尙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



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  
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藐  
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  
始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  
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吳舟輕恐覆取  
巨石爲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  
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  
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  
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社巡按吳中間而美之謂

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俟以爲然吳縣知縣鄺郡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運而顯觀者闐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揚之况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

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  
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  
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  
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頰趨而過之  
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尙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宏  
治丙辰四月二日越月而亭成樊君旣題其楣曰漢  
鬱林太守陸公復刻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諾  
而助成之

重築沙湖堤記

唐昨升

昔在宏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河堤至於今蓋有百  
年矣駭川驚波震撼齧蝕幾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  
不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會司  
徒郎管公來治開說別弊釐奸商旅咸集歲額之外  
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  
於常課以困後來者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  
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計曰用管公之遺於  
沙河其澤可以永久遂令郡縣庀木石之數度畚鍤  
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堤七十五丈高十尺

廣六尺五闊月金盡而堤成焉內涵外流狂瀾不與  
東船西舫如涉康莊民甚樂余觀太湖從三江東下  
其泛濫四出者遇洿瀦則復成湖沙湖在郡城之東  
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四縣走集之地公私期  
會與百貨之出入毋論晝夜晦冥舳舻相望一旦  
南風驟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驤舟黏北岸尺寸不  
得行北風驟至則漂蕩入湖中措摧檣折如箭脫弦  
故奸人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之日則鳥聚鼠伏伺  
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種之田怒芽之春稼成之秋

風起浪湧一望泮泮不見踪跡此昔人之所為作是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來假使數十年之後湖堤盡廢波濤橫行道路多驚亦孰知為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為意也以今之時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滄波沉淤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於民裨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隨塞之後毀而復成之

皆若斯堤之不壞也則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重修夾浦橋記

沈 燾

吳號澤國諸水會於真區流而爲三江以入於海水  
由地中行其最衝要者莫如夾浦橋其地去郡  
城四十里在鮎魚口之下流衆流所經水勢迅疾舟  
楫不能橫截中流而渡南通闕浙北接淮揚實爲漕  
運孔道時或烈風甚雨篙人棹卒每多告艱宋紹興  
初建爲石橋人皆稱便橋有五空因以五星爲名西  
具區之水由吳淞以達諸海奔流日夜靡有停息

遂爲深淵人疑其下伏蛟龍我朝宣德間一夕大雨遂傾圮久未有復之者前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忱創爲浮橋以代之造船一十六艘鎖以鐵繩架爲浮橋上濟渡下通泄權宜無踰此制歲久屢葺屢壞行者亦每間阻遷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瓜涇徐公源與其弟南昌經歷君澄數過此切以爲憂適冬官正郎傅公瀚奉勅治水乃具利害白之公臨視數四擬復建石梁謀於郡守曹公鳳乃集鄉人野老計之濶三十六丈深如五之一或又疑其成之難者乃



命長洲尹劉君珂、吳江尹孫君傑、絡繹往返議。皆如前公仰思切切有問曰：得之矣，無易前入成制。吾但集材鼎新，捐荒圖豐而已。又令通判沈君浦、陳君暉、縣尹劉君澤復視之，皆曰：宜然。遂增船四艘，併舊凡二十，選真補募良工，俾縣丞寶君允、諭君秉協董其事。自浦南迤北，其維之貫之之具，悉倍於前。斤之構之之工，咸精於昔。又衡於梁者，加豐厚之木，繫於圻者，盡鞏固之方。步而履之，有若平地。俯而視之，頓忘其險。更置守者六人，人有厚給，寓有安居，傍建屋數

楹行而勞者有所憇宏治庚申季冬十九日橋成鄉  
人聚而觀之咸曰休哉不煩吾衆而溥其利而享其  
矣其功豈小補哉爰徵文於燾刻石以昭不朽燾以  
爲知水道者事疏濬利徒涉者建橋梁橋梁建立實  
有礙於疏濬之勢疏濬川澤每多畧乎橋梁之舉二  
者將安處乎求其水道疏通而橋梁修舉並行不悖  
而彼此均利莫如浮橋其孰能與於此哉傳曰如智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是役也其庶幾乎率  
由美政步武芳躅不倍乎疏濬之道而得乎博濟之

術則其識量宏遠夫豈後生末學所能窺哉因敘其顛末俾後之人知所考云

吳郡建文丞相祠碑記

王 鏊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宋世以身殉國能信人義於天下者視前代爲獨盛而文丞相之死尤偉且顯其許國之志屢躓而奮百挫不回至於今愚夫禪子皆知其爲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若公可謂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歟首居其官死其事職

也方元兵渡江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于時  
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慨然獎率三軍毀家殉  
國其氣固已凜然蓋天下及挺身使敵被執而逸流  
離間關山樓海竄卒達行在當是時宋蓋亡矣猶號  
召義旅克復州縣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祈死不死卒  
致之燕雖元之君臣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  
卒死柴市從容南向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  
定于中非若倉卒履變忼慨殺身之爲此公之死所  
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者讀其傳誦其詩悲其志

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欵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犄角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乎二州戮力勢或可支卽不能支亦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徐爲之備不致倉卒衝壁一旦猝而亡國也其後公過吳門感念愴愴民間公至無不垂涕者于此見公之惓惓于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旣死燕京廬陵皆有祠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

蓋公之裔閔也子斗願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巡按  
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于朝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  
司春秋享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斗請予記其  
事于麗牲以詔來裔銘曰嘻吳故墟有魏新宮宮祀  
爲誰丞相信公有元吞噬兼井中夏飲馬長江已無  
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吾伸吾義焉知存亡崎嶇  
嶺海有死無二卒死于燕卓哉正氣公身可殺公志  
莫斂于萬斯年其氣烈烈撐持乾坤昭揭日月唯忠  
唯義率土嚮之况茲吳門公所素治公治于吳不能

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公允公遺後復吳居作廟  
世守帝命所俞綱常民彝弗渝弗墜饗祀千秋爲世  
臣礪

正氣堂記

顧鼎臣

監察御史謝君琛按吳之五閩凡上古故宋少保在  
承相信國公文天祥當宋季年以勤王之師開闢平  
江凡幾月雖事出倉卒而功德顯著去數百年而郡  
人思之不忘法應祠祀宜令有司建祠歲時致祭復  
其子孫之在吳者一人守之制曰可于是有司奉詔

恐後越歲祠成又于祠之隙地爲堂三楹大學士袁  
沙李公東陽書其榜曰正氣堂取公所作歌而表識  
之也其裔胄監察御史森屬鼎臣爲記夫一元之氣  
其初混然陰陽迭運不齊而邪正形焉是故爲災祥  
爲治亂爲君子小人爲華夏蠻貊雖變故相尋而正  
氣之在天下未嘗一日泯也是氣也得其常則爲君  
臣之都俞父子之慈愛夫婦之和樂得其變則婦死  
于節子死于孝臣死于忠不可易也君子得天地陰  
陽之正而不虧于物故其氣之所至雷霆爲之威日



月爲之明金石爲之開江漢爲之流鬼神爲之昭四  
維以張三綱以正人極以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惟其正也公當有宋末造以身殉國殫  
力恢復屢蹈益奮國亡身繫不屈不撓卒之從容就  
義視死如歸是非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者能若是乎  
公之言曰身爲宋臣豈事二姓嗚呼南渡宰相若秦  
檜似道陳宜中留夢炎之徒豢養富貴恩禮優渥  
天子固以心膂待之者也而嗜利偷生賣國事仇曾

不以宋臣自命以公之正氣視之如鬼蜮冀傲不  
道者也而後世秉彝之好與斧鉞之誅有較然不容  
混者矣爲邪爲正果孰得而孰失哉或者以公知平  
江凡三閱月爾名實未加追而祀之其義何居君子  
曰帝昺之世三光不明人文幾塞天下一大厄也惟  
公爲能信大義嚴大分守正處順其節可上擬夷齊  
之諫周孔明之輔漢求仁得仁光昭百世絜德度功  
所在廟祀宜也矧公嘗守茲土吳中人士所謂焄蒿  
懷愴若或見之者乎誠使郡縣之吏歲時對越學士

大夫載瞻遺像族屬世肖仰思前烈油然而興起其忠孝之心則于國家治效豈小補哉

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朱希周

長洲爲蘇之鉅邑而附于郡治自宋景定間始立學于城之東北城後毀而復創至于國朝又嘗拓地而改建矣顧其地猶爲卑隘頃教諭蕭君文佐謀于諸生爲遷改之計咸謂城東有僧寺高爽宏壯建學惟稱乃曰于巡撫都憲歐陽公鐸夏公邦謨提學侍御公天馭巡按侍御趙公繼本皆曰可既而有海寇

之弊其事遂寢越明年諸生復白于巡按侍御舒  
汀而郡守王侯廷縣令吳君世良亦以爲請公乃躬  
詣僧寺而遍閱焉嘆曰彼僧徒之居者若是其侈耶  
學校爲養士之地顧弗若耶是固所當遷改者不可  
已也遂委通守邊君偲其縣令張君道與吳君專董  
其事而貳守王君文儒通守包君梧牛君佐節推陳  
君一德亦共爲之規畫于是卽其宮室之舊或飾而  
爲新或撤而改造間以舊學之可用者合而成之其  
制廟學皆南向其左由櫺星門而入重之以戟門而

中爲先師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右由儒學門而入重之以禮門而中爲明倫堂堂之旁爲兩齋曰進德曰修業而齋之南北諸生之房列焉廟之北爲啟聖祠又北曰尊經閣堂之北爲名宦鄉賢二祠又北則累石爲山山之上爲敬一亭尊御製也若夫櫺星門之前則樹以綽楔儒學門之外則鑿爲泮池祭器有庫射圃有亭會饌有堂游息有所以至解宇舍廩之類各量其地之所宜而建室焉其隙也則有田數畝可供黍盛而爲園者三爲橋者三爲池爲館者各一凡

游觀之具靡不備矣乃若茲地之形勝則由拱于西  
水匯于東前有橋曰升龍內有河曰玉帶靈秀所鍾  
殆若預爲學宮設者豈偶然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  
辛丑十二月以明年三月落成蓋由諸君之董其事  
者勤于綜理夙夜弗懈故其成功之速如此王侯暨  
吳君謂侍御興學之功不可以無紀乃屬希周爲記  
惟昔泮宮之作見于魯頌今其規制雖不可考然觀  
詩人所以張大其事則其宮室之壯觀可想見也聖  
朝誕敷文教凡天下郡縣皆立泮宮視古列國之制

因無異者抑豈可卑隘而弗稱哉若茲學之改建其  
宏麗壯偉無復加矣然豈徒爲觀美而已乎將使士  
之居其所者德于是而進焉業于是而修焉斯不爲  
虛設已耳蓋嘗觀乎學宮其堂之高大而光明也有  
似乎君子之道致廣大而極高明者焉其隅之直方  
以固也有似乎德之嚴正見于威儀之抑抑者焉其  
黜堊丹漆渙乎華采之溢日也有似乎文章之盛膏  
沃而光燭者焉然則入其門而登其堂者得無有所  
發而激厲乎吳中素稱文獻之邦蓋子游之遺風

在焉士之嚮學固其所也矧又有爲之作興者哉自是人才之盛當益倍于往昔其出而爲國家用者將不勝其多矣是固監司守令期望之意也侍御公按吳風紀大振威德並施其善政不可殫述而建學造士尤有關於風化者故記之以示永久俾後之人有考焉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文徵明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涇南賀侯躬率博士弟



子釋菜于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籩維飭陟降旋辟  
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  
既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于某曰維茲長洲寶蘇  
之輔邑有廟學而制統于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  
事縣官師生旅拜于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瘠薄不  
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  
之賢者問一行之牢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  
恒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  
故事是故或舉或不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

茲學之建坊自朱季卽浮屠藏殿爲之狹隘弗稱  
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唯其庠陋無所展拓正德丁  
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斤僧廬葺之而未暇  
改爲也候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  
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以起廢爲任節用制  
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請于監司于郡守旣議克  
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  
而戟門繚垣以至廩庾廬溜之屬亦以次告成礱以  
密石華以丹堊翬奐嚴翼實完實堅乃斥隙地俾居

民占業而稅其間架牟其所入以給歲祀于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嘗謂某故學諸生也俾有述焉維古士見于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而弗祀猶無廟也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員士遊於學有常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視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以復國家立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爲禮之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爲詳而其任

爲特重蓋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夫  
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  
爲正而他途者不與宋慶歷間嘗詔天下立學校矣  
然惟州郡有之縣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  
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今內自畿甸外而荒  
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則必選于  
民秀而考其行能闡術升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  
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于治理周于實用粹然必出  
于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于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

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名卿鉅人所以出而爲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致身効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出他途者益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世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爲支離靡爛爲不足爲而惟坐談名理標示元聖以爲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効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爲倦倦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

今之所謂學校特具文耳而何以興爲是觀其跡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己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爾相是役者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璠

射圃記

袁 襄

長洲縣學蓋故有射圃云孫侯視學之明年整一法

軌興修故典士既回風乃考彝章循典訓曰維是射  
圃之不治鞠爲灌莽于何考德事其在我乃卽祀殿  
之東隙地而卜食焉芟屏燭鬻羅剔砂礫量物鳩徒  
庀材計庸凝土搏埴基址既定辨階位列方次畫侯  
壘豐軒堂門楹聳華荼張而射圃完矣乃屬記于予  
書不云乎侯以明之習於虞庠試於澤宮夫禮社三  
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明興文教熙治邇來承平旣久  
而法禁漸弛黷校崩圯講肄無所又何射圃之能爲  
君子曰孫侯其達于禮矣令天下之興教育者若人

焉禮教其行矣乎是故記之以志舉廢且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遷尹和靖先生書院記

袁 襄

和靖書院舊在虎邱西庵遺基久湮天水胡公績宗  
來守茲土考道之暇大懼荒沒爲往哲羞抑無以法  
將來卽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學者罕至乃  
徙祠于龍興寺榜其門曰和靖書院顏其堂曰三畏  
列楹周阿揭虔妥靈顧瞻弁裳聳焉起敬又以香火  
于緇衣俱歲久浸怠乃選膠序弟子員絃誦其中修



皇王之業趨孔孟之軌以無忘和靖先生之意公暇則遊焉橫經析疑躬督肄習設俎豆醴斝于堂上懸夏楚朴箠于堂下董以學官申以科條將使四方則之後世傳之曰蘇湖之教其再見乎公之志也初尹肅公師事伊川爲程門高弟遭宋不造闔室嬰金人之害沉淵逃劉豫之聘振鐸于茲卒以窮死所寓齋亭又復圯壞使其不得志於當時者又將無聞于後世惜哉公是舉也兼三善焉凡淫昏之鬼以攘異教崇往古以修典刑振黷序以訓羣罔後之人能率其

故典時加敦勸俾無遺墜則觀旂之合協于闕宮  
諸生誦法孔子而不知相勸于古道者其何賴于茲  
院成命褒記其事而鐫之于石

定慧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 黃省曾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宋祥符中真宗皇  
帝賜今額歲得緇度一人褒爲叢林唱道之所于時  
沙門顯師白履戒香重于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也  
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剔幽渠攬竹構爲清軒命之曰  
嘯蓋特欵公舒瀨氣而暢高襟也入我聖代曰淨因

者永樂中修校藏典以名緇見徵歸則杜影精堵銀  
書方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珍益宏清矩正統中告圯  
于郡守况公捨祿爲望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襄周  
公巡撫南國命茲草勅蘇書墨本永之瑤珉志言在  
紀總是以觀則此利越歷雖緬而序業如一也歲之  
庚子秀釋仁濟輩展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結帶娛  
話終日凡蘇公曩昔之所譽烏窺行樂月引歸步信  
乎幽寂之境非鴻蓮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日佳詩  
守成既捧公編因而請記予諾而語之曰出宋而卒

世運鼎革吳之華堂戟府化爲茅繩紛而屢矣獨此  
書者幸託于荒涼岑落之界乃巍歷而猶存可俾後  
賢緣此作追超迥之躅則釋氏之有德于公者亦遠  
矣乃令守成繪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嗣願師綴闢  
之懷予也作記標闢以補蘇公之闕庶周况二公崇  
墓前誓殿勒緝緒之澤或有嘉逢也嘉靖庚子三月  
望

新建文星閣記

徐顯卿

長洲縣建學故在郡城東北當事者爲二百年來雖

科第不乏然而科第不元仕宦不相乃遷城東南改  
福寧寺爲學宮自嘉靖辛丑迄今六十年科第仕宦  
者如故不加盛萬歷己丑侍御李君故長洲令來按  
吾蘇加意學校時開府周公精形家言同詣學周遭  
相視謂右翼雙浮圖是曰文筆左空缺不稱當有所  
建豎于是邑侯陳君捐俸築臺屬博士吳君董治之  
崇二丈餘擬構穹閣又八年而邑侯江君復捐俸經  
營至于開府趙公觀察曹公彭公各傲發贖鍰邑博  
黃君袁君陳君復請余爲疏倡諸縉紳先士各捐金

助役鳩工庀材以典史唐惟仁諸生劉伯領其事數  
月告成崔嵬摩空金碧陸離歸如翼如識者謂長洲  
士自茲益彬彬盛矣于是邑侯江君邑博黃君袁君  
陳君請余爲記余聞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  
以興禮樂也矧迺茲閣當事諸公寧爲長洲士科第  
仕宦計哉科第非人材不重人材非科第不顯若謂  
科第爲人材是謂庠序卽禮樂也而可乎自古不愧  
科名者少其不科第而享四海千秋之名者不乏則  
科第重乎人材重乎當世重科第士之巖穴間巷者

立德立言其于立功無當也則國家何賴焉試閱科  
第題名其功在朝廷望重華夏而兒童走卒皆知其  
姓名者此人材不愧科第者也其掇巍科歷卿相一  
時一鄉非不籍甚其身尚在或身功未幾身名驟  
如叩諸博學多聞文章命世之士而茫然不知爲何  
人不能名其一事之善者此科第也非人材也科第  
人材判然若兩物士君子亦可知所重矣然則當道  
諸公所爲惓惓者作士育材云爾寧爲科第乎哉自  
茲長江士有如韓襄毅雍孔侍郎鏞者繼踵則茲

雖與麒麟變烟並時可也李君名堯民余甲戌分校  
闈所取士周公名繼趙公名可懷曹公名時聘彭  
公名國光邑令陳侯名其志江侯名盈科博士吳君  
治黃君名承詢袁君名本陳君名朝東茲闈突  
兀數公麗石不朽矣

宋文丞相祠碑記

江盈科

姑蘇祠文丞相以丞相曾守平江功德在民而其子  
亦有伯世家姑蘇者能世丞相之祀奉祠衣裳而俎  
豆焉祠因故學宮規模宏敞足壯觀瞻乃歲久圯廢



垣牆標屬剝落斷絕宵傳蕪壞丹繪罔飭盈科拜謁  
庭階四顧愴惻用是稍捐一庶葺而新之爰爰厥室  
因爲之記曰嗟乎人臣之忠莫大于忘其家與其身  
而不忍忘其國人臣之功莫大于以其國有莫難于  
使其國不待存而存亡而不亡夫惟秉天下之至忠  
乃能爲天下之所至難斯丞相之謂乎夫丞相生平  
載在國史不啻詳矣乃說者疑其志大而才疎倘所  
稱人敗論人者耶余竊謂載籍以還人臣之忠莫大  
于丞相而爲人臣之所難爲亦莫過于丞相蓋居廡

邱園人所戀也而公捐金募士破產勤王無少新情  
室家人所堪也而公糟糠而離美人塵土無少挂繫  
子女人所愛也而公黃口中隕白璧委道無少牽繫  
頭顱髮膚人所百計圖全也而公蹈虎尾臨不測以  
遂殺身成仁之素志精貫白虹義指皎日可不謂天  
下之大忠耶當是時紹興之祚不長海島之舟已覆  
回首中原黍禾滿目然魯陽之戈一奮空卷之士不  
難沫血采薇之魂尚延控弦之衆相顧喘息懇則元  
之君臣蓋不敢以海上奏凱之會爲宋亡之年而直

以柴市就刑之朝爲宋亡之日嗚呼公存而宋存公  
亡而宋亡公之關于宋何如哉且也正氣一歌寒奸  
邪之魄成仁一贊感鬼神之泣使夫早有宋之士者  
不能收有宋之人心斬趙氏之國脉者不能奪孤臣  
之志氣天柱以扶地維以植則公之在天壤所謂日  
星河岳曰古常存者與噫苟非至忠孰能爲其至難  
有節斯者記成之日勒于貞珉用彰往烈愛吾後人

役田記

江盈科

下役民之分也然在上者必度其力之所能堪卽力

所能堪或因役以疲至于有所不勝而難乎其繼則  
六爲上者之過矣夫圉人之御牛馬引重致遠鞭箠  
役之豈不甚勞然而困斃轅下者較少何也蓋豐其  
水草均其踐更故力常蓄而不竭是以雖勞而不死  
爲人上者通乎圉人之道以御民卽歲役其民必不  
至于不勝而不可繼余之今長洲也自漕糧二十萬  
石聽衛卒輸稅外計所應運白糧凡若干半輸京都  
半輸陪都歲役凡若干人陪都稍近轉運稍易京都  
最遠且難舟楫徒旅守候交割騷然繁費校算額編

貼役銀米載在經賦者非不與其役相稱而余猶皇  
皇然念其或疲于力而終至于不可繼也于是爲置  
役田役田有三項其一爲省存夫船銀所置買者其  
一追原役田銀另買者其一爲士夫田多之家欲爲  
子孫蠲役而割田十之一以助往役之人也者共計  
三項得田二千九十四畝歲除賦稅之入以其花利  
九百七十一石計民之領南北運者就中劑糧遠近  
爲難易而輕重布之號曰役米蓋欲使往役之人  
不藉而不疲于力或曰額編有點矣又復貼之

不過豐乎是不然御牛馬者聞豐其水草不聞惜水  
草之過豐而議節之凡以畜其力而使之爲可繼耳  
且也往役之人其力能堪則不至于輟轉攀累而閭  
里之民皆得其所故置役田者所以安往役之人也  
亦卽所以安一邑之人也爰發其義以告來茲用勒  
諸石樹儀門之左

築婁江石堤記

萬歷四十三年

文震孟

蘇故澤國也江淮之水繇京口歷毘陵從蘇注海震  
澤滙宣歙茗雪之巨浸宣吐于長崑二邑間而婁江

實所繇道至和塘最當其衝蕩云自宋轉運使喬維  
嶽決堤爲涇水患滋起以迄于今當事者苦于任事  
之難至插棘樹版以殺水勢亦幾無謀矣廣濟胡侯  
士容自嘉定令移荆長洲日延父老問所疾苦而知  
婁江之塘不可緩也曰是且病涉病溺病飛輓病農  
誰司民牧責可誘諸旣又相度土宜而知非石堤無  
以障水勢經始焉里計者四十有五丈計者六千七  
百橋計者二十有六其巨者三十有八金錢計者萬  
五千有奇顧邑民貧府庫竭莫可調發僅搜導河官

帑之美金不滿千悉捐歲俸與贖鍰所入集好義  
衆期月而成自長至崑長思如帶屹然如山于是行  
者歌于道榜人歌于河農歌于野穡人成功更以其  
贏金益盡捐祿俸買田三頃其半以屬耆老爲永堤  
計且將續海虞松陵之役而半以給澤宮貧士俾免  
于寒飢侯乃過予而言曰不佞茲役也幸借賢士大  
夫之寵靈與父老子弟之力獲藉手報績請記焉非  
以耀成事也此堤一日而不毀卽不佞之所以懷士  
大夫與父老子弟者一日而不忘吁侯之材豈不甚



異哉顧其言又何長者乃爾侯之始事也國人以爲  
難而侯不阻侯之算長也侯之集事也國人以爲懼  
而侯不怵侯之操潔也今之竣事也國人以爲世世  
之功而侯不喜侯之心苦也故此堤一日而不毀卽  
士大夫父老子弟之頌侯者一日而不忘侯曰唯唯  
敬拜君子之明訓因書以爲記時萬歷乙卯六月吉  
旦

詳撫請立便民碑記

天啟四年

長洲知縣

張梧茂

長洲縣爲嚴立會計以垂永遠事照得江南賦役浩

繁奸弊叢生所憑以出納者會計由單耳故先年有  
經賦冊之刻又有賦役全書之刻法至縷析而小民  
稍知奸胥弗利且率承正署錯承之際新舊交代之  
時巧肆欺罔始而緩匿由單既且混亂會計任飛  
灑恣情乾沒以中飽焉當事者既悠遽不暇詳而  
彼閭閻小民耳目遐渺亦安能一一執田糧而叩堂  
皇哉鼠雀滋弊不可問矣迨徵解之時又復那移支  
放以便私圖致京邊緊額歷年以來逋負如邱而官  
與民且兩受其累本縣深晰弊端思垂永例莫如勒

石道衢細裁田畝銀米之數與比較緩急之序使小民一目了然卽每歲稍有增除不妨臨期另示總以六月定推收九月初一日定由單則官民可畫一徵輸而奸胥無所用其欺矣有地方之責者上凜國課下念民瘼其永鑒諸長洲縣知縣張楷茂勒石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卽除魏闕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

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  
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  
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  
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噉噉何也予猶記周公  
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  
義歛資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縱騎按劍而  
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  
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  
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于

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諸五人曰顏  
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支元卽今之儼然在墓者  
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  
談咲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  
五十金買五人之脛而函之率與屍合故今之墓中  
全乎爲五人也嗟夫大關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  
者四海之大有幾人與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  
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  
出鈞黨之捕編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

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下猝發  
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  
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  
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  
辱身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  
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諡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  
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  
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  
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

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  
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慕之徒有其石也而  
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賢  
士大夫者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  
也

興復廣孝阡記

張樹維

頃予填撫江南首詢民風淑慝而駐節蘇郡斯尤教  
化所自始也其地襟江帶湖人文挺秀無論巍科鉅  
項皆相望仰抱忠矢節與日月爭光者亦指不勝

相觀感所及凡衣冠襜褕之流罔不吉凶循禮獨  
歷聖僧公門廝養皆以火葬相沿葉父子祖孫兄弟  
妻妾朝而易簀暮投烈焰旋裹其骨或置峻坂或沉  
深淵於是環城內外晝夜焚屍穢氣騰觸悍然無忌  
其初溺浮屠之說以四大爲幻一空所有不知就佛  
以教言亦云證果示寂吐三昧火爲荼毘自起自滅  
未若今愚夫愚婦之積薪燃炬燬骨揚灰也伊川先  
生有言古人之法必犯大惡以爲禱仇窮奇寸磔不  
足償其罪則焚其屍今試問死者生前與戚屬相詬



何如親暱一旦就水形去神存魄散靈在遂忍膏血  
塗草莽煨燼散藪澤乎倘云葬則周身周棺之具並  
需堅厚力不能贍胡緇黃齋兼奠資其福唾手數十  
緡毫無顧惜獨不可供藝裡之用乎說者謂蘇爲澤  
國山淺而田貴賦役繁重細民弗獲營兆獨不有向  
設義冢乎因核紀載宏治間知府曹鳳特勅規制郡  
凡六門門各一家冢各延袤百五十畝隸長洲者四  
隸吳者二吳文定寬爲之記魏恭簡校垂之訓沈逸  
民周頌之詩琅琅在人口頰曷不動蠢頑之惻隱而

拚獲猶寥寥乎或又言義家自隆慶間知府蔡國鼎  
禁火化加土修墳至萬曆之季火化之風再熾里正  
胥徒忽利曠土告佃起科半爲烏有更民間以義家  
相逼瘞囚之堅恥昇椽入其隧余聳然曰是無難處  
檄兩邑按故籍而復頃畝之縱橫禁瘞囚於鄰壤再  
築垣爲限培以封樹改顏其阡曰廣孝阡俾市井噤  
噤之衆顧名思義更化易俗瞻馬鬣而興悲望松楸  
而隕涕死者免毀棄之慘生者追流殛之刑其於名  
邦風教未必無補余與郡邑有司共膺王命而蒞茲

土庶幾稍慊於心乎遂伐石爲之記

重修長洲縣學記

丁思孔

古先王敷教以治天下自黨庠術序無非學校而其  
教之之人卽一都之賢士大夫習知土俗性情因以  
簡其帥與不帥者而興之屏之則人之淑慝咸相見  
而一無所容其欺僞矯飾之情所以事勸而業成凡  
智能勇功之士爲國家建大猷肩大任者無不出其  
中故自禪讓以還代以武功定天下及統緒甫集未  
有不汲汲於敷飾文教以爲永安長治之基者誠以

效雖緩而功久也。近行之弊，遠備學與吏治，既分而途。一切理民經國，皆以爲不必出于鄉三物之中。而惟智能勇功之是驚，舉凡古初厲世磨鈍之具，率視爲迂濶無當之虛文，相與掉臂而去之。設有司其職者，總總焉惟德教是憂，反衆起而唾訕之，其非篤信而羈力者，亦且靡然置之而不救。復道於以求人心之敦茂而道德之凝承也，不綦難哉！於此有人焉，不顧時俗之浮言，毅然立教以爲己任，舉廢起衰以行之，亦人所難能矣。自今大江以南，若姑蘇固吳越之

一大都會也承要離伍胥之流風文以延陵季子辭讓之節其于伉慨憤激之事或至滅頂剝膚而不暇惜豈非明於憂患之故而獨立不懼者哉然而弊化奢麗之虞亦已久矣司是教者就所長以正之因其弊而革之要厥觀摩必自學校始矣嘗考志乘在郡之儒學三而長洲學宮建置獨後創于宋之景定再立于元至正間而改設於明之嘉靖歷年滋多傾圮之患副導王君受事典學喟然嘆興捐貨以謀完葺材庀工未幾而棟宇克新垣墉盡繕其所謂教

已任者歟思孔不敏司會是邦慄慄焉惟教養無虧  
之是懼王君修學成而鄉先生暨學之諸弟子員咸  
造余而請爲之記且曰礪石以須久矣余嘉王君之  
志與余之見固有合也

今天子緝熙遜敏嚮意揆文凡中外明揚之典必察  
其有無興行教化以爲考課之殿最斯東吳人士將  
由茲學之振興知所以導民成俗其本必在乎是於  
以絜隆夫比閭族黨之化其將有合矣王君名玠  
安慶桐城人康熙十六年歲貢生

大中丞韓公講德書院記

吳偉業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奧區保釐  
得人寔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  
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于茲土其職任甚鉅  
先是江南逋額未登令下鈎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  
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  
拜命藏飭惟謹越視事再期有

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蘓莊防之兵

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異域歌  
鳧藻拜首叩門者日累萬八公推讓不居此

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  
謀于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卽湖山縮穀之  
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兒齒循階及  
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亦公  
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旃幃樂聞斯舉爰從諸父  
老後拱揖而言曰吾莫通都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



瘠瘠肉民有愿巧柔囂議博書佐人競錐刀隄正閭  
師工爲螟螣立區釜中收不中弄更符賦調輸或流  
程文簿牛毛奇羨銖兩先負未集來逋總至下雖累  
入吏固弗除非甚簡括曷由丕誠於理軍府之立也  
無崇山廣澤雉兔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  
灌掬荏苒之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鉄冶絲績梓漆之  
利以贍軍寔地湫而隘人稠以龐主客狎處良黠異  
數一以爲綱且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  
之其如主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綠置町防中版圖

息姦詭瞻鯨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造焉曰連爾  
錫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孳以  
頁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惇行毋蹈於闕諄以  
麗撻罰黃綬以下奪攘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椽吏  
之屬貪恠放橫我其爲爾殄穢之旣而曰設兵所以  
衛民也儲待委積必豫必充脯資餼牽告豐告備夫

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侯奄致訓  
芻蕘不淫齋夫設板鼓檝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  
始時也公之威德流聞迤邐鯨鯢收跡光于有截廷  
議戢矢彙弓帥歸勸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啓行靡  
屢糗糧繫公是賴公收合餘孽傳飭津吏庶人上糞  
勿得苛留浹辰之高峩歸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隣境  
黃頭鼓柁雇以官餼無不銜尾叩舡楫於水溪供張  
如法辦嚴有期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  
飲餞都亭介馴千群革車百乘門不蒙互路絕囂呼

厲城厨傳載燧先驅隸人救困陳芻置頓縛縲維之  
丞徒引之作爲粥於路役大其休民於乎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旣安旣樂或粿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  
見奪於市畜雞種粟被掠於鄰一童鞭驅斑白負擔  
扶而大詢呼聲砉砉爲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罌  
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詬怨家告緡惡子搔爪漚麻  
戟手致死負眊帶鈴突入搜牢斧斬門闕梓期已去  
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邱隴山其顛濯濯  
櫟社弗享鳥亡其巢提髦挈倪負墻而號今也門唐

个寢由公而復葺除宗祧塗墍垣屋丈兄閭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醪西隣田疇禾粟公爲膏雨斥彼蝗蜃穀我士女閨梁塗術公爲安車踰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七十旬旬失路公也父母提携乳哺民如疴瘵疴痢搔把塵垢公也俞跗洗沐營救靡靡其原嗚呼其隘山濶而清水環而碧波塘烟火庶物繁殖我行於野以嬉以教魚泳禽飛卉天木喬誰將風搖破之管簫誰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銀乃勤金局乃陶甓甃乃施櫟斲圻人改塗工師度木三筵

六尋講堂厦屋絃誦之館  
鑿之房歌詩習禮  
鏘鏘盤辟雅儀讀法亮章志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  
都試嚴鼓在室熊旗豹候張帷置帟負弩抱簡持幢  
夾戟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此作輔故吏  
諸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頽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  
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旗常元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虞  
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懷方公在南國克釐庶績  
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迺合於忠孝和協於人民。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禎。俾勿壞。故不可以無記。

文星閣修造記

彭定求

康熙四十二年文星閣修造諸工次第完備。定求竭蹶經營。歷有二祀。意思作者之前勞。既荷同人之協力。而未遑以時叙述。竊恐後之視今。幾由考徵以知所興起也。乃總舉而爲之記。曰文星閣爲長洲學宮。而建亦名鐘樓。前明嘉靖間舒侍御以福寧寺爲學。

議者以允方浮圖雙峙非與方特尊星峯則形勢亦  
利故建閣昆高而高址較今稍北萬歷壬子復遷於  
此經費累于皆出官帑有孤竹韓侯碑記可考也閣  
既建長洲名賢鼎興若姚文毅文文肅陳文莊徐文  
瑞諸公炳炳麟麟增光柔梓可不謂星文鍾靈之驗  
歟崇禎癸酉更經兵治拓地以祀建閣首庸有陳文  
莊公碑記可考也運丁鼎革兵燹震蕩閣爲風飄雨  
灑鳥棲鼠竄委諸荆榛蕪蔓中莫有過而問者吾郡  
人文零落紳士摧殘亦不勝嗟嘆云康熙癸卯吾師



敬生吳先生以閣頂入款始爲募修併建書院數楹  
崇祀文昌顏曰桂香殿栽榆藝桂置田飯僧俾之居  
守惜字放生月爲之會此修造之始也甲寅仲秋定  
求遇玉局梅梁飛鸞開示謂寶宣化於此伏念  
神之格思符於影形庚申告歸遂祀玉局於殿左尤  
檢討爲之記而宦館未闢步趨邇仄是時遠近人士  
聞風響臻因於東偏建閣三楹顏曰朝元葢按天官  
善十曜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應有附麗之象焉南又  
建堂三楹顏曰時智爰明文昌立教羽翼宮牆猶行

古者術序遺意然舊閣四重漫漶永旨謀諸終侍  
獨肩厥任暨次丹雘煥乎更新先君率門弟子數十  
人月之朔望分題較課數哉弗輟相勗以敦實學戒  
虛聲戊辰閣頂復葺先君亟爲募貲藏事而首爲之  
記此修造之績也已巳先君歿門弟子立祠於西偏  
修春秋釋菜禮丁丑顧中丞又建閣三楹祀漢壽亭  
侯閣下專祀吳先生前營精舍而閣頂亦經重修定  
求復憶我師疇三宋先生曩者設教城南衣被後學  
因於先君祠南爲祠繆侍講爲三賢祠記辛巳定求

於殿西北隅募建別館使生僧淨修夫未增築門戶  
改鋪石砌庶幾規模堅久此輔於修造之後者也計  
自癸卯迄今閣頂之修凡四度屋之建凡四十楹集  
費不下二千兩有奇其中則屋宇盡峙其東西則兩  
樓翼如修廊曲徑環繞周遭嘉樹垂蔭清流縈帶眺  
望則可以共星辰肄習則可以居師友游焉息焉亦  
可以答景光陶情性謂非城東一勝地哉或曰書院  
之設例視學宮何爲乎祀扁文昌若近於道家言非  
儒者事噫嘻彼特不深察天人之故爾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聖人神遊  
教之義明矣圖書之精險惡之厚必有默司其命者  
則文昌之不爲虛無窮渺也夫復何疑惟茲地高明  
爽壇神靈陟降實爲人文萃渙合離之所學者果能  
常與對越提省此心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欲消理  
長足爲砥志修身之所尚甚如第曰科名炯鑑而已  
猶是瑣瑣流俗之論也以定求之愚柔無能仰報鴻  
庥於萬一日月荏苒猶得歸老鄉園晨夕瞻依詎敢  
墮越以忘所自謹備識原委而申明其說繼長增高

無使壞墮尚望後之君子

重修文星閣記

彭啟豐

閣在吳城之吳方爲長費左翼與雙塔並峙自前明萬歷年間創建歲時修葺迄無廢墜予嘗考姑蘇大觀記每登閣跳覽城內外山翠湖光俯首可挹煙嵐吞吐雲物蔽虧蔚爲吳會人文往往有大儒碩彥出於其間辛未冬余再使浙江道過里門知閣頂於夏初爲雷雨傾壞因急倡修治幸同志者贊襄不三月而朽木之朽者易之飄燬之缺者新之丹堊黝漆

歸然舊觀計費金若干列助捐姓氏暨飯

諸石同人請予記之予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  
星曰文昌宮爲孝友光昌之象而禮經載黨有庠  
有序家有塾漢儒謂三代後人心由樸之智故法制  
由簡之密凡二十五家皆有學焉鄉老掌之卽地官  
黨師州長之類嗚呼可謂深且遠已今閣下殿三楹  
奉文昌旁有時習堂祀三賢於後我先曾祖父同諸  
前輩漸次修舉規模具備每春秋朔望里中人士會  
文講習其中登斯堂者肅衣冠而入蔭嘉植俯清流

執經問道彬彬乎聲應而類從相勗以砥行立志抉  
義利於微芒屏玷瓊之標榜則是閣也非卽家有塾  
之遺意歟至若先後撥巍科文章理學卓然在人耳  
目益知閣之上應星垣爲學統輔翼者不第如形家  
言壯東南文明之象已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予喜茲閣之修敦旬覩成猶見人心之樂與爲善而  
維持勿墜之恩至今存也異日者有聞風興起追曩  
哲之遺範以時肄業於其下相與敦實行黜浮華誰  
而先進之流風餘韻不復覩於今日哉予於閣中人

士有厚望焉是爲記

重修文信國祠碑

李因培

有宋信國文公以德祐元年兼知平江府事其時元勢方張封圻日蹙公拊循百姓選將練兵期爲臨安作屏蔽會猷松關告警趣入衛公率衆亟行去數日城守王邦傑以城降臨安遂不可支平江人之賢者以公涖此無幾遽膺急召公去而金闕茂苑罹戎馬蹂躪之災向使公在平江城必不下守平江以號召常潤諸州義士雲台霧集事未可知卒使元人鼓棹



南行馴至厓山之變卽公開關百折再舉義旗而大事已去無能爲役天實爲之公將奈何今距宋亡四百年矣吳人思公重公祠祀不衰其子孫家吳者世董祠事人人目爲忠節之嗣比他名臣裔獨厚而公嗣亦世多聞人有文齡者乾隆三年曾以孝行旌於朝齡子朝節感祖德之未墜獨出已資葺公祠宇遂建齡祠於側用以脩食請文以紀其事余嘗謂宋自南渡後其君若臣率以苟安爲務至其末造國敝民困而賈似道之徒方且張皇六師渡淮北伐及襄陽

不守上流全失天命已移乃以國事委之  
出而救敗抑已晚矣信國公早講伊洛之學根柢性  
命迨見天步方艱投袂勤王萬死不挫至於成仁取  
義鼎鑊如飴宋之統緒隨公而盡天下萬世比公於  
日星河嶽其精神當無不周豈區區平江一片土哉  
迺君子之澤引而益長彼夢炎文煥輩飄風冷骨莫  
知所之而陰房鬼火中人相與尸祝而未有艾於此  
見性命之事不與成敗爲存亡詎不偉歎公祠在他  
處者有司以時展祭獨此祠得文齡而益光吳人以

爲美談洵扶翼名教事也故記之

重修鄭氏五賢祠記

李模

吾郡城社壇里有鄭氏世祠祀漢康成公宋漁仲公性之公所南公裔孫雲山先生於萬歷年間恢宏其制以妥靈也基二畝五分有奇命僧守之鐘魚梵唄蕭然無車馬之喧昔年雲山公課諸子讀書於其中吾友孝廉敷教與郡中諸先輩嘗會文講學於斯郡守蓮湖陳公題額曰鄭廣生書院卽其地也雲山公事兩親至孝敦仁績學遠近企仰親疾禱於神乞以

身代果延母壽一紀事見闕成章侍御墓志而又心  
惟樂善嚮義卹隣贍族不吝推衣給食置田三十四  
畝七分三釐二毫用以綿栝捲霜露之思且以崇道  
賢繼孝之則於墓廬之傍擴蒸山地五十畝五分一  
釐六毫作法永而爲慮慈曾孫焯熿克承先志復置  
附墓田二十二畝九分以供祭掃今乙巳春敷教暨  
兩弟焯熿因祠宇漸圯謀有以新之易其敝燠施之  
丹雘榱桷戶牖靡不整飭改觀工旣竣遂以雲山公  
附祀改額鄭氏五賢祠屬余爲文以記之余稽宋史

靖康南渡駐驛平江徽宗后鄭氏國之懿戚隨以播遷吳越與閩中往往多占籍以居今其譜牒堪爲考證康成公固遠祖在宋真宗時詔免崇祀子孫無論南北皆得奉祠以祭雖源遠枝分溯而上之則猶相通於一氣也矧其功在聖經學者賴之得所依歸者乎迨漁仲公著書力學不求聞達性之公忠誠盡瘁事炳史冊所南公終身隱憂不忘君父此其賢哲萃於一門休光垂於天壤立言立德邁越等倫復繼以山公之親親尊祖孝通神明割腴田以資時饗使

收族之道不廢於今日規乎鉅也功至善也以之表俗坊民誰曰非宜光之祀與尤輿論之克協者宜平子孫蕃衍禱嘗弗替書有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觀几筵而興思仁讓序照穆而永高曾詒燕翼保世滋大以卜鄭氏不信然也哉是爲記

明天津兵備道蔣公祠堂記

陸桂馨

吳中甲族雲初蕃衍入材輩出百五十年不替者首推蔣氏而皆自明天津兵備道雉園公啟佑之公崇禎戊辰進士授浙江餘姚縣知縣餘姚訟繁吏黠公

和平聽獄明察剔奸縣賴以治士人多沿王文成良知之說公以朱子爲宗與之講明切究士習一變有功利學調知河南上蔡縣時流賊蹂躪交豫攻陷城邑維陽汴梁蕩爲邱墟上蔡近在肘腋公至修城闔嚴保伍練壯勇賊覘知有備過而不犯孤城獲安朝端重公體用兼具陞兵部主事旋陞郎中尚書武陵楊嗣昌剛愎好諛諸司皆承順風旨惟公侃侃不阿嗣昌啣之思以事中公會公擢入津兵備道得免天津城久傾圯公上請修築復相度形勢於丁字沽場

村楊柳青作三臺捍蔽保全而浙白根數萬南直每  
餉十萬長蘆鹽課六十萬一時臺諫交章列薦思陵  
將大用公適嗣昌置妾南部舟經津門人皆厚餽公  
獨無有謂嗣昌私人曰奪情迫上命也千金買麗母  
乃可已乎其人以告嗣昌益啣之乃文致公罪去官  
未幾燕京失守公以南還不與難論者謂嗣昌之忌  
公正以保公首領嗚呼夫豈公之志哉記曰有道有  
德於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之馨宗鄉先生歿則祭  
於社蓋有道有德者旣祭之馨宗爲先師矣而其所



生歿之鄉流風餘韻鄉人嚮尸而視之公之文章政  
事卓卓千古允合祀典康熙五十五年學校之士以  
公行績請祀鄉賢會孫光祿卿文瀾偕其族衆建祠  
虎邱山塘春秋俎豆乾隆八年元孫比部日樸念祠  
基偏狹駿奔不肅謀諸宗老并地增宇輪奐加廣塗  
堊一新屬予記之比部筮仕安陽濬渠減耗設學賑  
飢著廉惠聲攝湯陰篆葺岳忠武祠修韓魏公畫錦  
堂顯忠表賢入爲秋曹雪冤獄省株累平反甚多爲  
政能繩祖武及居林下尤汲汲於先人祠予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比部於是乎知禮矣兵備公敵節於前賢子孫繼述於後將六之雲初蕃衍人材輩出未有艾也是爲記

履素先生祠堂記

朱彛尊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闈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沒則祀之韓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

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  
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  
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則儒者之效矣曩予  
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  
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  
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兄自舉于鄉名日盛  
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視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  
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  
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篋者益衆

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湖生閣用紀盛  
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土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  
御史商邱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舍曰  
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  
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  
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携榼酒陳百果蒸餅  
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於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  
其本末於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  
生諱慎德之子茂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

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登齋集

顧貞孝先生祠堂碑記

彭啟豐

前明長洲貢士顧先生之歿也閱今百餘年邑中人  
士追慕先型私謚貞孝先生乾隆二十二年建立專  
祠於花谿故里神室若干楹棟宇崇闕及於門扉修  
整畢備有司以時節往祀所置祭田若干畝勒石以  
垂久遠既訖功屬啟豐撰題牲之碑謹按郡人盛王  
贊所撰墓志先生諱國本字君寧世居碧鳳坊幼喪  
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盡孝無間言父病嘗湯藥惟

謹病亟籲天祈以身代父夢神人授以藥病遂瘳人  
謂孝感所致此先生之敦倫也既壯補長洲學生試  
輒冠其曹讀書務博綜經史學有原本詩文莊重典  
則更饒逸致此先生之植學也持身謹嚴雖燕閒談  
笑無惰容課諸子不少寬假有權責慕其才意欲羅  
之匿不相見此先生之持已也臨財好施與友人鬻  
去其產直千金不責償卒隱其事歲歉常爲粥以食  
餓者負經濟才當事有所咨詢必洞剖利弊直陳毋  
隱此先生之濟世也儀封張清恪公謂先生事親孝

植品端學醇德懋堪作士林式詢足爲定評矣蓋嘗  
前明盛時吾吳士大夫類多以名義自砥束身敦行  
爲鄉里矜式門內之修尤勗忘罔懈觀夫神人授藥  
一事苟非積誠數十年造物無所憑以轉旋也夢之  
感召豈虛設哉今韻氏雲初相繼簪纓煜燿宜乎崇  
報本之誠而聿新廟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  
歟易之萃曰孚乃利用禴言薄祭亦可以交神也渙  
曰假有廟言與祖考接聚一己之精神以合兩明之  
渙也惟子孫祇承世守有所萃聚而不至於渙俾渾

之人士仰前哲之風軌知列郡之內不但百里一  
先後鬱鬱相望莫不感發興起廬山高水長之思其  
所維持甚大先生嘗築澹園有凝碧亭春華館聽濤  
鶴汀諸勝盤五片爲徑繞植名花卉與范長倩陳仲  
醇鄭士敬輩詩酒往來無間固亦瀟灑自得之徵而  
風世勵俗英爽洋洋其與世常存者洵在立德與立  
功矣乃爲迎饗送神之歌其辭曰

遶花谿兮芳樹瞻雲棟兮起霞幕神來兮踰颺棲林  
泉兮滿煙霧擊鼗鼓兮吹笙紛子姓兮趨盈庭神情



况兮陟降觀昭明兮洞幽屬薦黍稷兮馨香陳佳蔬  
兮潔蒸嘗神之去兮徬徨懷芳徽兮永不忘

戈氏宗祠記

許王猷

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云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宗祠之設  
非仁人孝子所以敦水源木本之誼而衍不墮之孝  
思于無窮者乎楓江戈氏于乾隆庚辰歲創立宗祠  
創之者黃鴻也黃泳也黃淮也黃湘也而令其創之  
者則東原公也蓋東原公有遺命而黃鴻等克成其

志也粵稽戈氏得游于夏后氏代有顯人散處汴梁  
建昌廣德間者各有支派而遷吳之楓江則自東原  
公之五世祖望山公始望山公諱堂於有明中葉卜  
居楓江生愛山公愛山公生敬山公敬山公生五子  
故吳中五支皆望山公後而東原公之父令嘉公諱  
地憲爲望山公元孫承累世樹德之後益宏厥緒詒  
謀燕翼後嗣熾昌東原公諱元鑰性孝友好施與尤  
敦睦宗族樂善不倦老而彌篤臨歿諭諸子曰世人  
罔念一本之誼視宗族恒如陌路予立志捐義田以

瞻族惜老病不及舉行汝等務體吾心捐義田立宗祠以成吾志黃鴻等四人涕泣而識之不敢忘歲之庚辰恪遵遺命共捐義田千畝有奇建義莊四十餘間諸大憲嘉其事題請建坊旌表又立宗祠奉望山公爲遷吳始祖而以令嘉公爲配焉此皆東原公之遺命而黃鴻等克繼志述事以成之者也祠成屬余記其事余惟敦倫之道宗祠首重至義田之舉自文正范公行之于前而繼之者絕少今戈氏伯仲克承先人之志以敦本木水源之誼義田以瞻之宗祠以

萃之族屬子孫咸永被其澤以享康樂浹情意自祖  
宗視之應亦幸子姓有聚廬之休而無顛連之苦且  
歷世雖久而仍不啻依依於一堂也九原之下不大  
慰乎非具仁孝之心而能爲此哉由是而推之白親  
及疎由近至遠以仁孝之心溥而爲利濟之事人心  
從此淳卽風俗從此厚於

聖世教孝型仁之治真可謂觀化而順則者矣載之  
史乘實足爲邦家之光而非特戈氏一門之榮也於  
是乎書

重修三節婦祠碑記

張泰開

古來烈女節婦或臨難捐軀或守貞畢世史冊書之  
俎豆祀之宜也然其間有幸不幸焉生於窮簷處於  
絕徼愚民無知無由上達卽當時被旌門之典而無  
人焉爲之建祠致祭有祠矣而日久頽敗馨香遂替  
終于韜光沉響晦而不彰飲恨九原良由秉彝之好  
同者或鮮不能爲之維持保護於不衰也葑溪舊有  
三節婦祠祀烈婦董氏姜氏節婦蔡氏考邑志載董  
適上虞承周梅梅疾革謂董曰若年方富無子我死

早擇所之董泣曰願以身殉歿董取統劍書冰清  
玉潔四字于上哀經自經死姜適吳會會善丹青婚  
數月歿姑奪其志姜檢夫所繪丹青絹幅縊於柩旁  
蔡適禮部侍郎周詔孫建寧司理琦子倫蔡籍安陸  
倫就婚於楚旋歸蔡走數千里自楚來吳省舅姑未  
久舅姑與夫相繼亡赤貧撫孤辛勤拮据五十七年  
歿邑令江盈科上其節行于朝爲作記傳後邑之義  
士陳詩盧士達請之令鳩工庀材建祠以奉蒸嘗募  
陸孝廉時選蔣太學一熊丁寧孝諸君出金置田佐

費詩歿而士達孫汝高代主之春秋二丁皆汝高趨  
殮執事祠建於萬歷丁酉至康熙戊子候選知縣周  
君稼于蔡節婦爲族孫捐資重葺今又五十餘年祠  
漸傾圯稼孫候選主事懷仁復捐已資易衰題加丹  
雘廟貌一新於是過者相與歎歎嘆息謂節義之人  
雪操冰心自能不歿于天壤亦由

聖朝之教化廣被入人之深人人各具秉彝之好也  
而主事君繩其祖武弗吝輸金善繼善述崇節義亦  
以展孝思其名可以垂奕禩矣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秋崖朱公祠堂記 覺羅雅爾哈善

明嘉靖中倭擾江南蔓延江浙閩廣數千里濱海州縣咸罹慘毒師老財殫凡十餘年而後平當時論者推原禍亂之由皆以讒殺秋崖朱公之故按史傳公長洲人起家進士歷官著清白屬倭警初起以都御史奉命督撫浙閩海防公總知奸民以通番生事端勢家以護持爲利蔽志在建威消萌永杜後患於是誅斬島寇翦除豪猾一切以便宜行事海氛漸定而羣小媒孽公者必欲致之於死旣改巡視以殺其權



旋遭削籍及聞按問之命竟發憤仰藥而卒公死三年海寇大作遂不可弭專平之日朝廷未聞追念公寃有易名贈卹之典子孫貧困大吏憐之僅爲給田置宅此曲突徙薪之喻古人所爲長太息者也予奉命撫吳以來嘗於政暇尚論吳中先賢攷公之遺事讀公之奏疏歎其清強峭直可遠比包孝肅近方海忠介而才略足以濟之又吳中所少者舊有祠在樂安里久廢雍正中移建長洲縣學 文廟東近又頽圯乾隆己巳九月公之裔孫雲祚等捐貲重構焉

工竣謁予爲記因書其大畧俾勒諸麗牲之石復爲  
歌以祀公曰

公之生兮挺孤忠遇盤錯兮礪乃鋒入海斬鯨兮陸  
馴豺兕魍魎匿影兮妖狐妥尾讒人罔極兮長冠象  
訪篋盈兮公殞身公身殞兮禍斯棘東南瀕洞兮十  
年不息今時道泰兮海無波楹桷重新兮廟貌巍巍  
春秋俎豆兮近宮墻惟此邦兮爲公故鄉乘靈颺兮  
擁雲旗神來格兮母遽歸駟厲降祥兮護桑梓自今  
無替兮傳于萬禩

新建永仁堂碑記

沈德潛

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而引乍見孺子入井以明之是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也人能擴而充之屬於心而見之事一二人倡之人人從而和之行於一鄉一邑即可達於天下焉吾吳士大夫敦厚愷悌樂善好施有育嬰堂以慈幼有普濟堂以養老收貧廣仁葬有地之棺錫類埋無主之櫬皆所謂擴充不忍人之心見之實事者也奈地廣人稠貧者十居八

九死不能殮比比皆是一遇荒疫橫尸載塗日擊心  
傷乾隆十七年六月善士張雲龍周振緒創舉施棺  
假南潞水神閣設立永仁堂隨有善士江鉉周麟趾  
吳國鈞馬國瑛徐尚明華仁王其洽等起而助之延  
予主堂予邀顧君詒祿互相叅贊但慮有堂之名無  
建堂之地適諸善士來告曰虎邱山塘有前中丞韓  
公廢祠一區守祠者半以售人可贖以建堂予因請  
之中丞莊公有恭中丞許之親書堂額撥入官田三  
十畝以資經費於是諸善士募金贖地除臻莽繕墻

垣葺隄岸建大門二門中仍爲韓公祠供粟主奉香火蓋韓公撫吳時撤滿兵獨積賦爲德最久也西爲永仁堂門左右屋宇賃以生息佐經費不足共糜白金二千兩十年於茲施棺不下萬具乾隆二十五年諸善士復來告曰施棺出於緣資緣資盈縮無常堂基雖築堂終未建非長久計安得經費有恒產堂成而任事者有定處使數年苦心不至中棄乎予與宋觀察宗元請之方伯安公寧方伯許捐銀三百兩甫及百兩而方伯告殂吳子世科商之諸善士諸善士

相與醵金爲會鳩工庀材建設此堂越歲乃事竣  
是而規模始具堂成請記於予予惟人情勤於始而  
怠於終故天下事每成於難而壞於易書曰慎厥初  
惟厥終易曰无初有終當諸善士之創始無毫末費  
無尺土寸椽惟因一時不忍人之心志專力奮歷數  
餘年之久用萬二千金之財似乎甚難而成之易易  
今堂雖成而用尚巨倘從此或委靡玩忽或意見齟  
齟則堂之壞又基於此矣願諸善士協同人中正之  
占凜慎終如始之訓視今日之易倍切於昔日之難

整飭維持克不忍人之心以輔先王掩骼埋胔不忍人之政由是規模日擴垂之久遠後之過者皆曰此某某之功也名與堂並傳豈不休哉住堂者爲吳世科沈震岳例得並書

臨海義田記

沈德潛

書曰惇叙九族記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先王教民親睦如此誠以宗族兄弟其先皆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我欲食而忍聽族之餓乎我欲衣而忍聽族之寒乎我男生

願爲有室女生願爲有家而忍聽族之婚嫁失時乎  
我生有養而死有歸而忍聽族之亡者舉而委壘乎  
我子孫冀其成材而忍聽族之幼稚無可執業乎先  
王教民親睦所以防其替也贈通義大夫戈東原翁  
之創設義田可謂得先王遺意者矣文氏自望山翁  
遷吳居於楓江數傳至東原翁而家遂大翁性孝友  
凡報本追遠敬宗收族之事無不罄其橐平時訓諸  
子曰世人惟計溫飽勝人罔知祖宗一本族之困窮  
視同膜外吾少讀錢公輔義田記至奉養止乎一已



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未嘗不掩卷嘆息今吾家  
族衆繁庶思置義田千畝歲收所入以濟貧乏汝曹  
其踵而行之以承我志因先置腴田四百畝俟數足  
建義莊貯之事未竟而翁歿諸子黃鸞黃泳黃漼黃  
湘遵遺訓續置田六百畝構屋四十楹立爲規條  
饑與食寒與衣婚有助嫁有資不能棺者殮之不能  
瘞者葬之子弟之貧而秀者收而教之愿者與之業  
酌中范文正公義田之例以承翁志焉夫義田始于  
文正公少叅公大同守繼之久而有潯陽陶氏晉昌

唐氏茲乃有臨海戈氏慶歷至今七百二十年吳門  
惟此四族何其難也豈盡無仁人孝子之心哉貧者  
無其力而不能爲富者吝所有而不肯爲遂使其始  
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而不相顧先王親睦之教  
漸流于衰熄也嗟乎吳門非乏富厚之家爲祖父者  
欲子孫長擅其富厚多積餘藏以遺之而尊祖敬宗  
皆視爲不急之務爲子孫者惟裘馬是好聲色是娛  
揮千黃金不惜其可盡心于祖若父者錐刀之末是  
靳安望能廣其惠于一族究之多藏厚亡所爲富厚

者終歸于烏有也獨戈氏父作於先子述於後輕貨財重水木綿世澤以無窮聞其風者可以恍然悟奮然興矣

重修樂會縣知縣周公墓記

顧詒祿

主事周君懷仁修其族祖樂會公墓揭石以禁樵採屬詒祿記公行蹟於上公諱泰字景通正統戊午舉人授湖陽縣教諭潮白韓文公延趙德爲師而人知嚮學宋元兵燹庠序弛廢公以文章相倡導潮學復振陞樂會縣縣孤懸海外民獠雜處公至輕其徭賦

化以禮讓民獠德之海寇竊發公觸冒炎瘴鳩兵勦  
捕寇賴以平時訓陳堯叟宋守之再見逾年歿獠民  
相與奉衣冠聚土爲虛塚歲時祭祀配婁夫人公歿  
有土酋欲以女字其孤夫人不可携幼稚絕海登陸  
歷茶水諸谿洞洞賊隨在劫殺畧賣婦女夫人真公  
骨於懷誓遇賊則抱骨投崖下死賊亦重公名不敢  
出竟脫虎口萬里歸其家夫人通五經家立講堂自  
課二子鄉之才俊咸來隔帷受業長子詔舉成化庚  
子鄉試爲興國紀善世宗入繼大統屢進官少宗伯

大禮議興諍者輒見斥辱轉移君心保全善類甚多  
稟夫人教也公與夫人合葬於武邱半塘吳文定公  
寬表其墓今春主事君因祭掃見墓道頽圯荒基榛  
梗惻焉心傷捐資葺斧堂植松楨樹豐碑立表署昭  
示來茲守而勿替雖公之仁聲善政夫人之卓識堅  
操自能不泯於天壤間而主事君之追思一本振廢  
扶衰洵足以訓世勵俗矣掇公大凡并記其緣始俾  
後之過公墓者感慕興起焉

定慧寺蘊文忠公書歸去來辭碑記

沈德潛

歲己卯我吳定慧寺垣墻墮壞出古碑係蘓文忠公書陶靖節歸去來辭付寺僧卓契順者也按宋紹聖初改宣仁皇太后善政黜逐正人御史掎樵文忠爲譏斥先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公以幼子過自隨時弟子由貶化州長子邁留宜興音問阻絕而卓契順持邁書度嶺踰海謁公於惠嗚乎彼一時亂政之臣如章惇安惇蔡卞蔡京諸人猶是橫目不足者也乃病在喪心至欲廢宣仁爲庶人而於文忠

貶竄無已必欲置之死地馱游方之外之人不憚萬里險艱子身而往超然而回真墨名而儒行者視彼二惇二蔡不有所謂人頭畜鳴者乎方卓契順之謁公也或問何求而來答曰我有求當之都下矣公鑒其誠爲書歸去來辭公之跋語云然公在惠三年遠道訪公者有處士王原子直廣陵墨秀長老而卓契順爲子適特傳家書尤閎切也公所書凡二本一刻於彭澤而定慧墨本世世寶藏前明正統二年住持妙珎修建古刹又二年呈墨本於大中丞周公忱周

跋蘓公書緣起俾鑄碑石時距紹聖初共三百四十  
有六年今距鑄碑時又三百十有二年矣乃沉埋苔  
墻久而復出若有鬼神異物呵護其間不獨使文忠  
書顯於當時且令寺僧秉燹好德之心與之俱顯已  
公謫黃州定慧長老願爲公開竹下嘯軒而吳中定  
慧亦有嘯軒曾留公遺像意公往來蘓州必留寓于  
此又卓契順之惠州時長老守欽命之且寄擬寒山  
十頌公報詩有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  
憑一到東坡界則守欽之惓惓於公尤不可沒也今



住持樸庵訥乞予作記并欲重修定慧如妙珪時是  
守欽卓契順好德於前妙珪修復于中樸庵訥嗣續  
於後亦佛氏之一脉相承如吾儒之子克家者也  
剔古碑出之砂礫作歌記事者萬君恬怡顧生景嶽  
屬和者彭少司馬芝庭金副使會川王生岡齡卞君  
培基亦得並書

月聲菴記

沈德潛

城東仁孝里月聲菴者建自宋淳祐間舊爲五聖閣  
介于通衢明天啟二年里人許子禹故祖捐隙地構

觀音閣于左國初里人王君賢于閣後闢精舍三楹  
名僧聖機主之湯文正公撫吳奏毀淫祠因斥五聖  
像專禮普門大士年來兩閣並圯乾隆十八年里人  
夏振公高松年卽觀音閣故址改建文昌閣供帝君  
藥師諸佛像莊嚴復整閣下有張中丞國維郝巡按  
彪佳涂邑侯必宏幕中丞天顏丁方伯思孔李邑侯  
念茲韓上舍馨祠中丞諸公有惠政于三吳上舍勝  
國遺老峻節清操時稱清諾先生居與閣鄰嘗護持  
斯閣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先是清諾文孫

貢士補瓢能述祖德當改建時捐貲竣工重肖像於  
帝君之旁主香火者爲僧謙安謙安化去其徒悅岩  
有攘地之訟香火遂廢悅岩死而訟息悅岩之弟恒  
修復素壞清規潛藏匪類後經縣聞鐫閣禁約廊廡  
穿漏欄檻委地敗斃朽木與像設相撐拄貢士嗣君  
裕生東生慮舊迹之將湮先澤之中替更築精舍鼎  
新兩閣予取清諧先生舊贈聖機詩山下泉流月有  
聲句額曰月聲菴遊募研山月輪和尚偕徒畊山住  
菴月輪旋卒畊山主其菴畊山素持苦行鼓魚更答

經聲梵唄激揚飄颻於風清月朗之時滌行者之煩  
襟醒臥者之塵夢從此大士帝君藥師暨七公之香  
火可以長延衆善士締造之功于焉不沒皆裕生爽  
生之善繼善述也里稱仁孝不愧斯名矣是爲記

讀書亭記

張大受

白結繩以來修身齊家治天下之道未嘗廢書下至  
農工負販醫卜小技舍此無以旁通後世文字浩繁  
耳目雜亂不教不學束書不觀謂聞性道亦或多讀  
而不識其源流朱子云三代禮樂教士之具獨有書

存蔑此而置之人才焉得不壞風俗何由醇也大受少稟先人之訓日抽五經諸子令背誦屏俗學而從古文兼授詩賦箋啟之律孜孜既久窮不自悔肆之益勤嘗請業先達巨公交海內名士晨夕討論折中然後知不足矣

天子巡狩至吳江召試舉人吳廷楨詢及吳中人材首舉大受以對二三扈從臣僉曰然因命入

御舟進詩文一冊溫語移晷稱讀書人者三大受俯伏惶恐流汗自惟固陋未克發明遺經乃蒙羣賢之

推薦

九重之歎嘉感激莫報過而莫亭匠門之偏頗曰讀書益發篋中延名士心研口講惟日不暇葢書之爲效守先正待後學入朝備掌故在野扶人倫古之儒林童而誦習白首莫窮其指歸父作子述專家爲師故久而彌章大受之爲斯亭信道器之必兼念名實之難副庶幾哉出入無敢忘而已而沾沾自云已得夫何敢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程氏有分年讀書之法居斯亭也日就月將習以積漸遠邇

同道之士相與切磋勤而弗惰虛而勿盈德業進而  
悔吝寡斯亭所以勗也

樂鄉圖記

沈德潛

吾友朱子一甫恬逸士也卜居郡城之南園讀書課  
子浩然自得年四十餘撰著以筮行藏得需之師易  
林云鳧游江海沒行千里以爲死亡復見空桑長生  
樂鄉遂以樂鄉自號且命工繪圖屬予作記予惟一  
甫吾吳巨族也胚胎前光誦揚清芬宜置身亨衢以  
繼學士公後乃困於蓬蒿同尋常無聞之人疑其中

有不自樂者而以樂鄉自號何耶然予縱觀古今樂  
在勢位者進退寵辱雜然多攻于心卽終身享鼎鐘  
縑珪組而戚戚嗟嗟晷刻不寧而山林寂莫之士泊  
乎無心與造物游杜甫所云白鷗沒浩蕩者庶幾近  
之視鸞鳥孔翠囚樊笈耀首飾者未可同日語也夫  
山林之士且不失其樂而况子夏原憲得聖人而師  
之者耶一甫憺於名利理花石羅琴書焚枯醲菹鷓  
酌友朋中有所得發爲歌詩以寄其志呼膝下諸子  
琅琅吟誦怡然樂也暇日遊錢王南園過蘓長史滄



浪遺跡嘆霸業之消磨慨文人之偃蹇循汗術登高  
亭俯清澗良苗懷新雲山變滅魚鳥浮沉流覽萬象  
與物同趣今圖中所繪者迹也而一甫馭得于心者  
工所不及畫而余亦不能代爲之言也雖然此猶山  
林寂莫之樂韜光葆真與世無求者自能遇之若夫  
子夏原憲之徒縣鶉百結環堵蕭然而其樂若將終  
身者惟聞聖人之道者優爲之一甫未幾乎此而焦  
氏所云亦未窺尋其旨趣也一甫優游以俟焉可矣

塔影園記

沈德潛

探名山之勝者必梯歛嶽經幽深嗜奇者快焉而或  
病其勞且不能經久而結構林園休憩者乎池小即  
魚鳥翔游一切巉巖秀削之狀又不能游日而即得  
惟因名山爲名園斯兩者兼之摩詰輞川莊因乎藍  
田白太傅草堂因乎廬山其最著也賦琴主人爲園  
於虎邱東南隅山之明麗秀錯園皆得而因之名曰  
塔影山巔浮園隱見林隙故名園本程氏故居幾爲  
廢壞主人有之荆蒙翳蠲荒墟構新依故崇卑決淤  
經營有年斷乎伊始敞者堂皇俯者樓閣繚者曲廊

靜軒閉龕邃窩深房峙酒亭臺環廼垣墻向背適宜  
燠寒協序隙地植梧柳榆檜桃杏來禽勺藥滿畦寒  
梅成林藤蘿交絡桂樹叢陰掩榻藟藟葱蒨深沉此  
南岬之勝槩也迤北通以江橋沿以莎堤突以高岡  
岡雜松杉烏柏銀杏之屬石經繁遶虎落連綴洗鉢  
有池翻經有臺辟窳有致篠簌蕭疎連綿鴉澗第三  
泉注白蓮池瀉入澗中乍舒乍咽幽幽淙淙雲垂州  
接最高處勝脈洒空浩然天成非由人功此北岬之  
勝槩也因三面繞河船自得登橋進叢生芙蓉巖

鳧鷖回塘紆餘沓淑分流山遙青而紫魚水遠白而  
曳練直溯長蕩疑聞棹歌此園以外屬遭之勝樂也  
主人餐閒園居癖對名山凡自主魚腸美人黃土高  
僧談空道流輕羽憑弔前蹟如同晤語而都人士之  
討春尋秋携琴挈侶者亦若黠綴以風華掩映乎即  
園則林居之逍遙與探歷之曠輿一悅仰而交集吾  
所也又主人度書數千卷輿到隨手一編有得於心  
脫然蹄筌客至或談討金石或娛情誦弦此更有得  
於身心之樂而豈徒獲名山之助相與濯纓而晞髮

頤性而忘年也與昔禪高士苓居塔影園高士結志  
區外灑心清川所云畏榮好古者也今異其地而同  
其名殆有尚友前民之意焉主人名重光字子宣姓  
蔣氏園成爲乾隆某年月日

網師園記

沈德潛

予讀歐陽文忠思頴詩歎士大夫一執仕版欲遂其  
山林之樂而不易得也公留守東都卽思買田頴上  
閣二十載願遂未墜自序云有志於強健之年未償  
於衰老之後良可憫已同年觀察宋君慈庭以名

廉爲令畿輔有廉能聲數年中游歷監司大吏重之  
九重知之方將不次超擢同文忠之致位兩府乃年  
未五十以太夫人年高陳情上聞飄然歸里先是君  
在官日命其家於網師舊園築室構堂有樓有關有  
臺有亭有游有池有碣有陂名網師小築賦十二景  
詩預爲奉母宴游之地至是果符其願旣歸循陔采  
蘭凌波捕鯉奉太夫人晨餐夕膳每當風日清美侍  
魚軒扶鳩杖周行曲徑以相娛悅時或招良朋設旨  
酒以觴以詠憑高瞻眺幽崖聳峙修竹檀欒碧流渺

彌美渠娟靚以及踈梧受炎蕞桂招隱比名葩奇卉  
無不萃勝於園中指點少時游釣之所撫今追昔分  
韻賦詩座客嘖嘖歎羨謂君遭逢之盛印奎之佳當  
與子美滄浪仲瑛玉山並傳于詞子美仕宦不得志  
扁舟來吳買木石以寄其佗條無聊之感仲瑛餼館  
聲伎甲於東南然時丁末造區寓鼎沸輕財結客比  
於燕雀處堂而已孰若君中歲抽簪嘯歌自得處太  
平之世展將母之懷無累於中不求乎外此其樂文  
忠公之所不能遽遂者而君早遂之雖遭逢使然而

亦君之知幾恬退有以自致乎此也國名鄉紳於  
張志和陸天隨放浪江湖蓋其自謙云爾命工繪圖  
又以盧鴻乙王摩詰爲師欲使圖畫之并傳於後也  
予與君比屋而居斯夕過從詠少陵高枕乃吾盧句  
殆有因君之樂予亦同其樂者乎故不辭而爲之記

攤耗派徵說

明王儀

客有過儀而問曰子郡主也一方之休戚於子寄之  
金花銀一兩舊徵米四石而子准米二石米價三錢  
八分而子准五錢不有病於民與儀曰子過矣論折



色者當考夫銀數之贏虧不當較夫准米之多寡蓋  
米數可增可減而銀數則一定而不可移也以長洲  
一縣言之本色平米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八石  
零金花銀五萬兩白銀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兩零  
若照舊例金花准四石白銀准二石三斗共該本折  
斗米五十六萬零每畝該米四斗五升六合以今二  
石准之止該平米四十四萬零每畝止該三斗七升  
五合以米准銀多則耗米增之少則耗米減之或增  
或減而金白銀一十萬二千六百之數則自若也

厘絲忽可以增減否耶舊例金花准米四石今議准  
米二石蓋舊日金花二石爲實米二石爲虛數儼止  
減實米二石其二石之虛數則削之則名雖二石其  
實卽舊日之四石也論者不察耗米之減而但欲准  
米之多不審實數之如舊但驗虛數之減舊何耶客  
曰子好異無惑乎衆論之紛紛也輕之重之與時合  
之人將何言歟予曰豈好異哉余不得已也異時奸  
書愚弄官民與嬰兒無異駕爲支離之說曰白銀准  
若干金花准若干必如是而有益于民不知國有常

賦賦有定額豈可以私智增之減之不過爲此參差不一之則而爲已侵漁之地耳官府率爲所罔而不知小民陰受其禍予乃取其不一者通而變之而書爲至一之法使奸商無以爲下其手富者不得以有利而就輕貧者不得以無利而存重爲地方計爲窮民計也客曰唯謹受命

雜茶說

文震孟

吳山之虎邱名艷天下其所產茗柯亦爲天下最色香與味在常品外如陽羨天近北源松蘿俱堪作奴

也以故好事家爭先購之然所產極少竭山之所入  
不滿數十斤而自萬曆中有大吏而汰者檄取于有  
司動以百斤計有司之善諛者若以此役爲職守然  
每當春時茗花將放二邑之尹卽以印封封其園度  
芽已抽則二邑胥吏之黠者踰垣入先竊以獻令令  
忌先以獻大吏博色笑其後得者輒銀鎔其僧痛罪  
之而胥吏輩復嗽咋僧盡衣鉢資不足備攢眉蹙額  
或閉門而泣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客有讀書其地者  
往往爲僧咨嗟而莫爲之計余笑謂客設有僧具勇

猛力者拔去根株無留纖寸具此手段便許之成佛  
作祖直戲言耳甲子歲有巡方使者督責尤苦僧某  
竟如子言薙除畧盡蓋已辨此身殉也一日郡伯禮  
子寇公過予言曰當吾作守而肯此舉差強人意余  
笑曰乃以見明公之德政耳使非明公惠愛素善卽  
有成佛作祖之僧其能決絕如是耶公亦笑曰敢煩  
史筆少記數語爲守土官解嘲可乎他日述此語于  
邑侯同凡陳公公復大笑曰有是哉多欲則多事多  
事則擾民能使根株拔盡無留纖寸之精可成佛作

祖粗可撫民泄衆世法畧具此矣葢寇陳二公一時  
守令之最賢者也故能爲此語余因記之以備郡志  
中一則佳語

題七姬權厝志後

張羽文宋克  
書盧熊篆

文徵明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  
技能之士悉粹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  
重宰相雖酌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  
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  
儀一字輔鳳溥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爲太常

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爲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通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國朝爲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爲所屈者今不免亦爲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觀此有深感焉